

蔡元培先生鑒定

乙編二集

永合發

全國學校  
國文成績  
新文庫

上海中央編譯局出版

永合發

貨圖書

全國中學師範國文成績 新文庫 乙編

## 感言類

述近日所感

周承勤

近日考試地理。余溫習京兆等六區地勢。不禁有感焉。京兆六區均在我國東北。對內而論。綿山環繞。不啻垣墉崇闤之屹峙。鐵路四達。交通利便。物產則良材合抱。取之無盡。農產富饒。豆麥雜穀。到處可種。礦山各類咸備。煤金尤富。他如禽獸之繁殖。魚類之充斥。不特蒙新海藏等處。難相比倫。即關內各省。亦多不逮。蓋天然之利未經人類消耗者。不知凡幾。實我國東北富源地也。今也何如。路權。則多為外人所操。中東鐵路。俄人所築也。南滿鐵路。俄築而為日本所奪者也。安奉鐵路。日本所築也。至於南滿及安東二鐵路附近之礦產。盡為日本所開採。松花黑龍二江之航漁事業。與俄共之。且黃海口岸航利。多為日人所佔。可不痛哉。此六區主權既失。則將來之影響於中國者。其勢尤危。於德。蓋日本之處心積慮。欲逞志於中國。已非一日。而其國又密邇東海。一旦有事。朝發夕至。水有海軍之強。陸有轉輸之便。進可以窺京津。退亦興大連。旅順。遜為聲援。而我國北部之勢危矣。不亦大可慮乎。故今後固東北之防。陸地宜注意黑龍江之臘。瀋。瓊。吉林之珲春。及奉天之安東。四大要路。海岸宜收回。旅順。大連。二港。然後以吉林之瀆江。長春。及奉天之瀋陽等處為中樞。以山海關為後勁。誠能經營拓殖。期效桑榆。則京兆等六區形勢固未失也。如京兆等六區形勢不失。則中國全國形勢尚完固。尚可有為。不然者。直全國之害。非一方之害也。未知當局亦注意及此否。

時局形勢瞭如指掌。文筆亦雅健。

中秋雜感

孟浦

紅殘蓮粉黃落槐花曾幾何時。不覺中秋佳節矣。當爾時也。官吏則停止治事。各學校則一律給假。工商則總出。農人則輟耕種。及傍晚。家家祭月。置紙塔於案上。崇果品於碟中。膜拜之。閨家團聚。共賞清光。或談故事。或作高歌。其騷人逸士。或賞月舟中。效袁宏之泛渚。或飛觴月下。學皮亮之登樓。為樂雖殊。而所以慶賀中秋佳節。則一也。雖然。亦有不盡。如是者。被夫身居澤國。啼飢號寒者。非猶是吾民耶。又如血戰沙場。供人政爭者。非同居一國之内者耶。然則自身遭不幸者。觀之。則中秋之圓圓月色。無異淒風慘雨也。中秋之丹桂飄香。不啻血腥滿地也。而吾之所感。遂亦如廣陵八月之潮。倏起而突落云。

題 起得平淡結得兀突生龍活虎之筆。天分人工兼擅其勝。

世界人種強弱消長之感言

曾祖鏞

大地萬民。折分五種。在亞洲者。曰黃種。在歐洲者。曰白種。在非洲者。曰黑種。在澳洲者。曰櫻種。在美洲者。曰紅種。五種者。皆皆出乎萬物之上。能利用萬物以助其生存而不受用於萬物者也。雖然。五種之異於萬物者。固同。而其生存力之優劣。則又不一也。有強者。有弱者。有昔強而今弱者。有昔弱而今强者。嗚乎。強弱既分。而亡存異矣。今就其種族而論。白人最强。黃人次之。櫻人又次之。若夫紅黑二種。一念其古今成敗之跡。實令人慘然神喪也。何也。昔時分處非美者。有土地也。乃數百年來。白人則殖民其地。或滅其種。或奴其人。自由之權既失。生存之計亦從而拙矣。地勢日益蹙。人數日益減。我忍數百年之後。將滅亡無遺矣。其猶是與白人相抗者。惟我亞洲之黃人耳。雖然。安南滅。

矣。緬甸亡矣。西伯利亞之鐵道成。而蒙古。滿洲之勢蹙矣。太平洋之航路通。而亞東之戶啟矣。黃人一日不振。窮恐亞洲。將一日不安矣。今縱觀全洲。自主之國南僅暹羅。西獨波斯。東方之強國。僅我與日本耳。若一念及輔車之誼。唇亡齒寒。檢閱牆之私鬪。禦域外之公敵。則三洲之人。雖就消滅。我黃人之勢安知其不可長也。

〔註〕清夜鐘聲發人深省

讀波蘭亡國慘狀記感言

鄧發唐

千古亡國之慘。未有若波蘭之甚也。昔俄以强大稱雄。以囊括僻在為宗旨。會波蘭內政大變。波廷諸臣舉有倚俄之心。百姓之欲為俄民者過半。俄遂干預其政治。滅其國。迨拿破崙起於法。許波人自立。及法敗。波蘭再亡。波人自七歲以上者悉隸之邊境。使之開闢。鑿車行。送者號哭攀援。欲少留。軍士鞭之。踏地上。或入身車下。甘為輪蹄躡蹈。死血狼藉。塞衢填軌。嗚呼慘矣。大波蘭歐洲之大國也。使盡人骨有愛國之心。一以國事為前提。則俄人雖欲亡之。烏得而亡之。乃不此之圖。而惟意氣用事。致內政紛若亂絲。更復耽燕雀之娛嬉。倚豺狼為心腹。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嗚呼。波蘭已矣。回顧我國今日之內政。未知視波蘭為如何。而危亂之狀。誠有心人所不能為諱者也。柄政者宜如何化除。私見同心同德。以共支危局。不然。幾何其不為波蘭之續也。嗚呼。吾因之重有感矣。

〔註〕頗合感言體裁

觀新麥登場感言

楊光煦

秀英光陰熟。梅天氣暖。桑蠻了布穀。旋催此何時。歟。此非新麥登場之時歟。月之二十日為星期日。

余偕友人二三。遨遊於本邑之東郊。沿途見麥秋已至。作深黃色。農人收穫於田間。或刈或拔。村童

負荷於途次。且止且行。其收割已畢者。則打麥於場。枷板之聲盈耳。馬材舍間。比户麥堆基布。家人婦子。亦有從事簸揚者。豐年樂歲既俯仰而有資。黃髮垂髫咸怡然而自得。余未嘗不為農人喜也。徘徊久之。友人謂余曰。農人得有新麥登場。非徒爾也。必先受無數勞苦。而後乃能如是。君不見佃夫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終歲勤勞。不稍怠惰。其於麥也。秋播嘉種。冬施肥料。春而鋤耘。夏乃收穫。天下事未有不勞而獲者也。余聞友言。不覺有所感焉。夫吾人之求學。猶農人之稼穡也。吾人廁身學校。苟精勤自勵。片刻不懈。如農人之勤勞。雖嚴寒酷暑。不稍忘其心。則將來為良好之國民。又何異於麥。秋之告成乎。否則。惜農自安。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其有愧於茲麥多矣。不覺轉樂為憂。非復前此之豪興。歸家後。因拈毫記之。

〔註〕成章而達詞意雙清

對於本年雙十節之感想

楊志禮

嗟乎。光陰轉眼。十年雙十節又至矣。際茲國事蜩螗。外議鼎沸。如放舟狂風怪濤中。生死迫於旦暝。獨何暇為雙十節祝。今夫太平洋會議。關係我國。目前四百兆人民之生命。亦即數十世國運之隆替。而南云自治。北曰統一。譬猶遇盜劫不思禦難之方。而反同室操戈。夫何足弭厚亡之患哉。不特此也。民國已云十年。教育實業之改良如何。立法行政之效果如何。不可問也。是雙十節之度數益增。而國家之形敝益極。正不知來日大難。伊於胡底。嗚呼。棟折榱崩。將墮是懼。吾於本雙十節何祝哉。

國慶紀念之感想

曹

璜

武昌起義。全國震動。不數月而推倒滿清。建設共和。自古國家之興亡。未有若是之易且速者也。良以人民處專制政府之下。受種種壓制痛苦。已非一日。故一夫倡難。應者四起。吾中國數十年之專制。一旦剷除。而吾中國歷史之光榮。共和之幸福。亦由此而肇矣。猗歟休哉。此國慶紀念之所由設。勵人心。各學校公署。張燈結彩。新聞報紙。悉用紅色。一若表示無限之歡悅也者。詎知國慶甫經三旬。而廿四條件。發現。以致人民大起恐慌。各界羣起反對。然政府審時度勢。知虜力不敵。乃一再嗟商。蒙垢忍辱。以了此事。而四五次之國慶。以極樂之盛事。一變而為奔走呼號。極激烈極悲痛之運動矣。可恨刻肉之痛未消。而心腹之患遽起。會設籌安。號更洪憲。逆衆又行專制矣。及至蔡唐聲討。恢復共和。人心始為稍快。近兩年來。政府南北對峙。外蒙西藏可危。內計外患紛集而來。天災兵燹。迄無已時。嗚呼。國立九年。已遭萬劫。而國人之恬嬉如故。尚何望其奮發圖強。以期立於一等國之地位耶。觀今年之國慶日。報紙書恭祝國慶四字。不可計數。夫如此國家。吊之不暇。尚何祝之有。雖然。今幸有共和國在。猶可值此日而慶祝之。將來或無國慶之可祝。又安可料。故與其無國慶之可祝。徒太息而痛恨。孰若值有國慶可祝時。一祝而再祝之也。嗚呼。吾言至此。淚下沾襟矣。吾非出此不祥之言以詛咒國家。蓋前此之國慶現象如此。後來之國慶。殊可寒心。國慶國慶。其果可慶耶。其果不可慶也耶。

憂時特切。故聲隨淚。下今之有心人也。

五九感言上  
求學之旨。何在曰。為己為國。在昔夫子之設教也。首之以正心誠意。修身格物致知。此為己而學也。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為國而學也。然吾國數千年來。政治中心。每託之於達而在位之士。夫求學之士。予相率以謀政為戒。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中有一二愛國之士。若東漢太學諸生。宋之陳東者。流然或名黨錮之禍。或遭屏棄之厄。讀史至此。未嘗不太息流涕。此吾於五九之辱。尤不禁重有感焉。馬夫五九之辱。全國之辱也。而究厥戾由。實由於一二執政之士。思欲保其旦夕之虛榮。故不惜出於媚外之下策。而遺全國以實患。當是時。使在野之士。能盡其匹夫之責。相率而糾正執政之謬。發其隱而揭其奸。則野心者。或知所懲而歛其迹。即東鄰亦知眾怒難犯。則今日之創巨痛深。當不至若是之甚也。此吾於五九之辱。不得不追咎求學之士。失其求學之旨。作感言上。

五九感言下  
雖然。豈徒感之而已。感之而不救之。則將有感不勝感者矣。救之之道。維何在。於自強。不在於報復。自強之道。維何在。於興教育。以開民智。創實業。以闢利源。而尤有先決問題。馬民生是也。管子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孔子曰。既富矣。又加焉。曰。教之。以是知古聖賢之施治也。於未教民之先。必先備養民之物。顧今日何如也。人民有救死之歎。首都無絃歌之聲。此而不謀自強。吾不暇為過去之五九。感吾更為將來之五九。感也。夫吾國豈果窮乎哉。曰。未窮也。是教育與實業不合。也。蓋教育與實業分。則所學非其所用。學生日多。則社會游民日增。游民既增。則分利者衆。生利者寡。生計所由日趨於窘迫。教育所由日趨於衰墮矣。若教育與實業合。則所學皆有用之才。地無遺利。民無棄材。不假政府之强迫。人民自必趨之若驚。於是民智既開。民生日裕。執政無所售其奸。鄰封亦不敢逞。

其惡矣。果爾吾將不為五九惑。吾且為五九慶。作惑言下。

舒處處責

鄒金生

民國四年五月今日日本以二十一條挾我政府懦弱無能隱忍承認國民皆深恥之遂以年年今日為國恥紀念日。有開會遊行演說種種舉動以示沈痛不忘也。然自有此恥以來已六年矣而仇譽之勢愈肆愈熾。福州則殺我學生警察矣。黑龍江則學毀我商輸矣。與德戰則據我青島矣。與俄戰則擾我邊地矣。今又煽亂俄黨。挑我蒙藩。挑撥南北。使我內亂。年年紀念國恥。而年年增加國恥。此何故耶。夫欲雪國恥必知其國恥之所由來。與求其所以雪國恥之道。然後國恥可雪也。我國之所以有國恥一以內亂相尋。授人以可乘之機。一以賣國賊當椎人得貨為向導。此二十一條之所由來。今南北紛爭愈出愈烈。甚至南與南戰。北與北戰。彼狼貪虎視者久欲施其搏擊之技矣。而責國羣奸復倡言與之親善。從此相感。今日供餉給械。助我內爭。明日責路抵禦。譖彼功勳。甚至國民當絕念。國恥日有所運動。又從而干涉之。惟恐不得仇人之歡心。而仇人之所為益無忌憚。此國恥所以愈積愈多也。然則徒於國恥紀念日而紀念之。非此日則不知所以為國恥者究何益哉。今後責國羣奸。復倡言與之親善。從此相感。今日供餉給械。助我內爭。明日責路抵禦。譖彼功勳。甚至國民當絕念。國恥日有所運動。又從而干涉之。惟恐不得仇人之歡心。而仇人之所為益無忌憚。此國恥所以愈積愈多也。然則徒於國恥紀念日而紀念之。非此日則不知所以為國恥者究何益哉。今後

**評**語語沈痛字字蒼涼令人一讀一擊節本題有此良未易得

張中

今天是武昌起義的日子，也就是民國誕生的日子，他自出世到現在，已經十週歲了；這是很可慶幸的事體。所以各都會統統舉行提燈會來慶祝她。比較從前還要熱鬧，好像父母為子女做十週歲，終比做週歲做兩週歲……來得高興些。就是我們鄉下人，上年不曾舉行提燈會的，今年也舉行了。倘沒有愛她的心，那裡能夠這樣——譬如父母倘不愛子女，也不必給他做十週歲了——不過她在十歲裡面，毛病很多，像國會解散呀，洪憲稱帝呀，宣統復辟呀，巴黎和會失敗呀……這都是『心腹之疾』，足以制她的死命。倘當時沒有良好醫生，恐早已夭亡了。現在這種毛病，雖已好些，但病根總未全除。元氣終未恢復，而且別種毛病，時時不脫。像水災旱災是疾病，利源外溢是臂病，軍閥橫行是瘡病……我們既然愛她，自然歡喜他康健，歡喜她長壽，那麼，如何可使她的毛病完全痊愈，而漸即於康健？如何可使他的生命不遭危險，而漸登於耄耋？我們豈可放棄責任，不想個法兒麼？

快些起來呀!

我們共同來想個法兒！

使她康健！

**評**譬喻很切當

國慶感言

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日也。是日也。吾校師友相聚而慶之。豎國旗於禮堂。面北行禮。提竹燈於街衢。排隊遊行。若是者。所以表慶祝之意也。迄乎回校歸寢。余思所謂慶祝者。慶祝國利民福也。夫以吾國情形。何一足慶祝者。行政官吏。則搜括民脂以飽私囊。置人民之休戚於不顧。于民何福。一般人民。則以私假公。舍人為我。置國事之得失於不問。於國何利。吾初以為。民國成立。惡習為之一變。轉弱為強。轉禍為福。將在於是。不意。於十載間。政體紛紜。革命迭起。外交屢失敗。國幾不國矣。是則民國成立之始日。即禍國殃民之始日。又何慶祝之有。余有感於是。因執筆而述之。

此題無一不作此意可勝痛悼。

三十節國慶感言

三、秋警電兵圍黃鶴之樓。幾度戰雲國墮紅羊之劫。共和再造先賢之俠骨生香。小醜跳梁福國之熱心。有幾屆太平洋波翻浪捲。正吾中華國慶十週斯時演劇提燈頌祝國慶。竊不禁感慨係之矣。民國以來。於茲十稔。想九年前是日。一聲霹靂。血肉橫飛。大好男兒。一聲聲大江東去。青磷白骨。風蕭蕭。無限淒涼。擲幾許頭顱。換得河山光復。吾輩共和種子。獲享大同之治。幸也。何如。奈黃花岡熱血未乾。而帝制之前劇復演。幸蔡氏滇池北指重鑄國魂。然後辟之聲浪來。國會因之解散。我燐燭莊嚴之震旦。無日不陷戰雲。海中痛斯民。何幸。必使吾兵燹滋味。是豈先哲為民流血。抑私人地盤之閭條耶。或天福中國。降此浩劫。以鍛鍊我國民氣耶。不然。燃箕煮豆。禍起蕭牆。使非喪心病狂。曷忍傷國家之元氣而不顧。矧太平洋會議將開。國際共管之噩耗已至。我修內政。整師旅。尚慮步朝印之後塵。茲黨見歧分而不受亡國奴之痛苦可乎。且水旱瀕仍嗷嗷待哺。先哲有知。泉下當呼。

全國學生

文

序

卷本

感言

負負也。果誰謂此可哀可長之三十國慶。而為可歌可樂之國慶乎。然往事已矣。欲挽狂瀾。責在後進。彼美法之共和。祖國亦數十載而稱郅治。則我國十年來之民國。尚在幼稚時代。二十年後。吾將拭目觀我燐燭之五色國徽。飛揚於大西。太平洋間也。懿歟。休哉。

評文筆不平氣勢蓬勃

民國十年雙十節感言

黃泰明

嗚呼。清室亡於何日。民國成立於何日。非雙十節乎。夫雙十節為民國共和之紀念日也。故是日各機關及學校皆放假一日。以誌慶祝。示不忘也。學生則游行於市官廳。則歌舞於庭。商賈則休業於市。雖所慶祝不同。而其紀念則一也。余於是日未出游。望閉門兀坐。不禁有所感焉。夫自武昌起義之時。不知犧牲多少志士仁人。之生命。始成此共和。轟轟烈烈之國家。使吾民除專制之嚴。而享共和之幸福也。乃幸福未享。徒慨時事之紛紜。當此十年之中。時而復辟。時而帝制。同室操戈。自相魚肉。外交失敗。青島不歸。十大禍首擾亂京華。國庫空虛。不知自理。徒借外債。川湘鄂戰。爭起。皆武人。爭地盤。而傷國家元氣也。迄今太平洋會議發生。為我國存亡。關鍵。若不乘此。息內訌。力爭外交。吾恐瓜分之禍。近在眉睫。可不悲哉。故余於是日之慶祝。則反悲慨。也有感於心。不覺形於筆墨。特說之。以告今之當軸者。

評說十年中民國情形慷慨激昂。頗有旁若無人之概。

觀尚平校表演鍾母事感言

古來許多的大人物都是很榮耀的；而且載在史冊上。為什麼他能夠如此呢？這也不過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罷了。從前宋朝有一個很有名的人物不是岳飛麼？他因為愛著他母親盡忠報國的家庭教育罷了。

江奇珍

威宗

教訓，所以能够做大的事業。還有一個人，也是宋朝的，名字就叫歐陽修；因為受着他母親的教訓，像寫字啊、讀書啊、作文章啊，都是他母親一個人教的，所以就能够為古今有名的人物。這不是很明白的證據麼？我看尚平校裏表演鍾母的事情，到有無限的感慨哩。當了日頭落下的時候，竹聲蕭蕭的景象，不是鍾母教兒子耕種讀書的時候麼？三間很破很舊的草屋，四週圍繞著茅柴所燒的炊煙，不是鍾母教女兒學做烹飪的時候麼？家庭教育，既然是這樣的好法，這樣的要當，自然能够造就有用的大人物。成功很大的大事業，增加我們的幸福。國家的發達了，唉！這樣子看下來，是很可貴的就是家庭教育了。尚平校能够表演出來，真可算家庭教育提倡的人了！

筆底下很會描寫

司馬光碎缸拯溺兒

崔周以南

余讀書至司馬光救兒事，而歎其生質之美。幼時即敏捷，有謀畧與羣兒殊也。當一兒失足入水時，使光亦如羣兒之驚走狂叫，則溺缸之兒死，缸兒死必無有獨責光者。以光亦羣兒之一也。即使光不與羣兒狂叫驚走而無取石擊缸之急智，則溺缸之兒亦死且轉不如驚散之羣兒尚可驚動他人之來救也。特恐緩不濟急耳。夫乃知光於不容計議思索間，倉卒取石擊缸，其敏捷為不可及也。

三月三日澤國賽會感言

吳濟川

黃巖東南有鎮曰澤國。每歲三月初三日，例有迎神賽會之舉。民國十年上巳之辰，余邀友多人，擬郊外踏青。甫抵河濱，惟見畫舫魚貫，絡繹不絕。余與諸友不覺心動，即買舟追隨，以觀所謂賽會者。以飽其眼福，不數時，即抵三衙橋，遂賤舟以觀。斯時也，但見行人擁擠，男女雜沓，有登高者，有乘舟者，有佇立以觀者。若山立若海奔流，恍若置身雲霧之上。既而火炮連聲，喇叭齊鳴，迤邐而來，勢若游龍。輝煌燦爛，光怪陸離，鉦鼓喧譁，洋洋盈耳。彩旗蔽日，神迷目眩。臺閣遙臨，俱演新劇，梗概高聳，極其靈巧。有拋盞瓶者，忽高忽低，伸縮自如，有打秋千者，驟起驟落，伶俜可愛。六房輪綵彩縷，金美麗絕倫。童子軍精神活潑，步伐整齊，而乘輿之玉女，騎馬之金童，莫不綽約有度，疑幻疑仙。蓋所以樂社神者，如是之極能效技也。及賽會既畢，神歸樂止，而奔走擾攘之聲，尚喧呼雜雜而未有止。如迷如醉，不知其所以然。予因之有感焉。民國成立，不覺十稔。政務叢脞，百廢待舉，枕戈待旦，猶恐不及。况南北分裂，內訌不甯，蒙藏風雲，咄咄逼人。豈國民宴安之日乎？且賽會之事，偶一為之，亦已甚矣。而乃歲歲踵事，糜數萬之金錢，虛擲於徵逐雜沓之場，耗錢費時，其害已鉅。而又驅迫國民，盡入迷信一途，偶值有疾，謗謬鬼神，如痴如顛，習俗相沿，積重難返。此非社會進化之一大障礙乎？嗟嗟！人愛紛華，不惜金錢，出奇圖勝，競巧爭妍，以妝土木，藉博遊觀者之歡迎，其愚不誠可憫哉！苟移賽會之金錢，以為興學校創實業之資，移賽會迷信之心，以為愛國家禦外侮之舉，則社會已隱隱家其樂利矣。况夫去歲洪濤為災，吾同胞之死不得葬埋，生不得衣食者，比比而是。吾不知為是賽會者，其亦有動於中否也。

觀城隍出巡感言

陳亨

春秋佳節，例有城隍出巡儀仗，擁道極一時之盛。香火燭天，虛萬貫之耗。奉者視若不惜，觀者竊有感焉。夫城者，官治之圓牆。隍者，城外無水之池濠。城隍本非神名，世俗沿用為保守府廳州縣之神。其加封王號者，必在生為官清正，德澤被民，理固無殊也。惟彼在生時，固能施行德政，若奉命卸職，權不在手，即不能干預民間事。事如逝世已久，更恐無此能力撫字庶民矣。且考其人在生時，亦止能聽訟明斷，誅暴安良，並不能使風調雨順，年穀豐登，驅除瘟疫，捍禦災患也。今以彼在生所不能

者信為死後反能之。紛紛禱祀誠虛廢耳。先哲云。與其為無益以求冥福。不如為有益以濟生人。苟執此所損以拯災黎。猶之伐城隍施行德澤。不較為得乎。

評斷制允當

讀清季戊戌政變諱感言

嗚呼。天生賢臣。貴在明主。舉而用之。尤貴無防功害能之臣。從而閑之。脫令賢臣。方有志於振興。明主亦深知而擢用。君臣契合。千載一時。而其間阻力頓生。則自強之機為之一遏。吾觀清之康有為。梁啟超。舉行新政。卒以不終。未嘗不咨嗟太息也。何也。當吾國與日本構覈。中敗日勝。於是賠兵費二萬萬兩。及澎湖、臺灣與日喪師失地。馬關請盟。國勢大衰。各國又復相率租索要地。瓜分之說。播騰中外。固吾國國民之一大激刺也。當此之時。朝野上下。苟能同心衡慮。奮發圖強。則往昔之恥辱。何難伸雪於一旦。幸也。康梁諸君子。出憂國事。日非發憤求治。上書自陳。規畫新政。力效西法。此實吾國轉弱為強之機也。孰意為貪祿之臣。剛毅榮祿所惡訴之太后。以阻遏之。並謂康梁將以兵圍頤和園。欲廢太后。太后震怒。遂廢康梁。由是康梁遁之海外。嗚乎。志未終而怨已成。拳拳之忠。不能自明。終為讒人所間。以視楚之屈原。漢之賈誼。實相似矣。謂非康梁之不幸乎。雖然。與康梁為敵者。剛毅諸人也。康梁之不幸。僅不用其才已耳。剛毅諸人之不幸。乃至於受殺。乃至為亡國之魁。蓋使戊戌之時。剛毅等不間。康梁使得用於朝。天下必不得而亂。後亦必無庚子之禍。己身既不至受殺。他日亦不至有革命軍起以亡清之宗社。然則戊戌變政。實為庚子肇亂之基。有戊戌之政變。乃二人受殺之本。乃清之自亡之兆也。由此觀之。二人之受殺。與清祚之終亡。豈不宜哉。豈非天哉。

評起段虛籠大意語甚安詳末後亦有清矯語

全圖書  
生成績 新文庫

卷之二

議會為立法機關。其尊嚴為何如。議員為立法人員。其尊嚴更如何。而乃以如是尊嚴之場所之人。物竟被搗亂。被毆辱於烏合之機工。噫。紛紛擾擾。怪誕叢生。是真吾國之不幸也。然而舉目斯世。在上者之圖其利而不顧其義。在下者之為其非以害其羣。姦詐百出。無所不至。其怪誕莫不如是也。可慨也夫。

**評** 淡言微中感慨特深

張昂若

嗚呼。人之境遇。豈可以一概論哉。得志者。則君臣道合。魚水相歡。不得志者。則鼠逐窮鄉。抑鬱而居。夫同為臣也。孰不欲得其君以行其道。乃一則尊榮如彼。而一則微賤如此。人各有情。能不默然。余讀王陽明先生。瘞旅文。不能無感於心焉。夫陽明先生。有志之士也。以忠言忤上。遂至謫居龍場。境遇否塞。是以見一北來吏目。斃於其地。便引為無限悲傷。悲傷之不已。又命二童瘞之。瘞之不已。又復為文以祭之。一洩其抑鬱之氣。而文中吾與爾猶彼也。一語尤覺無限悽慘。悲不自勝。此無他。所謂同病相憐也。自來不得志之士。往往因一事之感触。借題發揮。以宣洩其胸中之抑鬱。蓋其苦衷難以告人。於是不得不達之於文章。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今陽明先生之作瘞旅文。意在斯乎。嗚呼。人生至不得已而必欲藉文字以表其抑鬱其志。良可悲也。若陽明先生者。不亦重可悲哉。吾是以讀其文。而不能無感於心焉。

寒假中自修之思想

王衛真

潮流之舟。鼓撓力前者。終必能進達其目的地。若稍一停撓。則倏焉退逝。為學之道。亦猶是。孔子曰。學貴時習。韓退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皆謂學之不可怠也。况吾輩廁身學校中。科目之種類甚繁。教授之時間有限。不賴自修之力。其能一一領會於心乎。故自修者與受課並峙。而獨重者也。每觀勤學之子。雖值休沐日。亦不肯稍事嬉遊。所以每有試驗。輒無訛舛者。勤於自修之效耳。雖然。就在校時。言之既無外事擾亂於中。又有監察者督策於後。尚不致拋荒何若。至寒暑假期中。時日甚長。而學者往往以大好光陰。奉半消磨於紛紜之遊樂。無味之周旋。則一暴十寒。與學貴時習。業精于勤之說。相背而馳。其不如潮流停撓之舟。受無形之退後者。幾何哉。嗚呼。人固有自暴自棄而不自知者。無怪乎馬齒徒增。而學業不就也。余深鑒此失。故于前一寒假期中。謝絕無味之周旋。不荒心於遊樂。惟時溫習前所已講授之各科。玩索之餘。於向所未明瞭者。皆能稍得其義。惜非敢曰勤學亦知為學之道。責乎。有恆耳。于是乎書。

評 意亦猶人特文心沈潛無一浮詞贅句遂覺潔適異常

時事感言

唐牖民

自革新以來。天禍中國。變亂相循。釁起蕭牆。戈操同室。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十一年於茲矣。而舉國向匈。南北倣擾。盜賊充斥。人民墮炭者。猶如故也。雖軍閥中人。宣言本同舟共濟之心。懷匹夫有責之義。作公理之後盾。為正義之聲援。然口道堯舜之言。身為桀紂之行者。比比皆是一身有利責國。敢為一己有權。殺人不惜。小民何幸。罹此荼毒。神州何罪。遭此陸沉。夫身居中國。皆屬同胞。何必使黃帝子孫肝腦塗地。錦繡河山。四分五裂。而後已耶。倘長此紛爭。不求和平。吾恐危機四伏。險象

評 氣盛言宜

生成績新文庫

卷八

感言

環生。雖太會。主持公道。倡導和平。恐亦可恃。而不可恃也。使一旦外人起而干涉。坐收漁翁之利。則茫茫神州。將淪於萬劫。不復之數。此悲時之士。所以不能無感於心也。

評

春夜聽蛙聲感言

唐牖民

春光明媚。皓月如霜。獨坐書齋。披研載籍。但聞四鄉機杼犬吠聲外。青草池塘。蛙鳴咽咽。互相應和。如一部鼓吹。余因之有感焉。古人云。蝦蟆日夜鳴。而人厭之。雄鷄一鳴。天下振動。夫蝦蟆。雄鷄。同為動物。其有所鳴。均出於天。賴之自然。非故為美惡聲。以取愛憎。於人而人之聽之。感情頗異者。何耶。噫嘻。我知之矣。蓋雄雞之鳴。適當其時。蝦蟆之鳴。多而不節。故人之愛憎。因之而異耳。然則蝦蟆之遭人厭惡。非自取之咎耶。雖然。天下事之自取者。豈獨蛙而已哉。人之發言也。亦然。古人之辭。雖寡。當時。然後。言人自服。其襟懷。躁人之辭。雖多。發不當理。人自鄙其煩瀆。此所以陳平周勃。言語訥訥。漢文稱為長者。虎圈貴夫。喋喋利口。張釋之舍而不用也。蛙哉。蛙哉。其毋令人與紫色同憎也哉。

全國中學師範國文成績新文庫 乙編

贈言類

贈張君靖臣完婚序

劉建安

同學張君靖臣天資穎特。與余情。富。共。暑。雪。素。同。寒。相。得。甚。歡。今。民。國。九。年。三。月。十。一。日。為。張。君。完。婚。之。期。還。家。以。將。事。禮。也。嘗。見。英。年。子。弟。其。初。廁。身。學。校。非。不。潛。心。鉛。槧。抱。負。不。凡。及。一。賦。琴。瑟。即。榮。情。閨。闈。而。英。雄。氣。姪。詩。書。高。東。者。比。比。皆。是。張。君。固。克。自。樹。立。者。余。有。以。決。其。必。不。然。也。况。聞。張。君。之。配。長。於。望。族。夙。負。賢。聲。昔。樂。羊。子。輟。學。其。妻。為。之。斷。機。以。誓。羊。子。感。憤。遂。成。令。名。今。張。君。得。賢。偶。當。可。匹。美。古。人。矣。予。惟。朋。友。以。輔。仁。為。誼。不。苟。以。浮。辭。相。夸。譽。今。張。君。之。賢。如。此。其。得。配。之。賢。將。如。彼。即。欲。有。所。贈。言。亦。游。夏。莫。贊。馬。然。則。惟。祝。張。君。得。賢。內。助。他。日。負。笈。求。學。無。內。顧。憂。可。以。肆。力。於。學。益。勵。前。程。而。異。日。者。學。以。成。馬。名。以。立。馬。曰。是。惟。賢。內。助。之。力。又。異。日。者。宜。男。行。慶。子。孫。蕃。殖。相。與。登。張。君。之。堂。為。歌。螽。斯。而。誄。麟。趾。則。庶。乎。張。君。之。有。以。紹。先。德。而。啟。後。賢。為。不。虛。此。居。室。之。倫。也。何。幸。如。之。謹。獻。此。為。異。日。克。符。之。卷。

註 一氣旋折榮繞而下最是行文難得之佳境

送同學羅君是春畢業旋里序

葉逢舜

古之所謂磊落奇偉之士者必多產於名山大川然後足以激發其志氣其所行率皆迂怪詭異不見諒於俗人而亦不求俗人之諒於是羣馬目之以為狂而卒不能不求小就以一試其慷慨不亦

大可哀哉是故岱嶽之麓孔子誕焉伊洛之濱程氏作焉一則困於陳蔡一則厄於黨人古之聖賢尚猶如此况才能不能見信於人而言行迂詭又有過於聖賢者乎吾郡北有黃山嵯峨巖峻世之所謂名山也而古之所謂磊落奇偉之士未嘗概見何也豈天之於山川者獨厚於人獨薄耶抑造化之力已盡而不能復孕育一磊落奇偉之人耶不然則是余孤陋寡聞雖有磊落奇偉之士而耳目未能及之也予懷疑者數矣歲丁巳余肄業中校得識羅子是春黃山人也嘗其行事與衆人異馬聽其言論與衆人又異馬下及於文字一切莫不與衆人異焉信乎其為古之所謂磊落奇偉之士也夫然後昔之所疑一旦冰釋而天之生材果非僻處一方之士所能測度也羅子在校言行不能見諒於人獨余與交厚今已卒業將執教西十七區私立國民學校教鞭殆古之小就以求一試其宏抱者歟於其行序以贈之以為他日符信之卷

註 深得方姚神髓宣地近故氣亦類歟

送林賞廷先生從軍序

近世士大夫除一二有定力者外多為株仕謀即平日言道德崇忠信敦廉讓循循然藹藹然一若足以駕軒前賢而有餘者及其膺一任得一職則招權納賄奔走權貴日不暇給民生國計漠不關心而夙昔之嘉聲美譽一旦掃地亦不甚惜惟以得尊官竊厚祿多置田園為子孫長久計而跋前已數年出其門者多氣節骨鲠之士不聞而知先生之人品為何如矣余於丙辰歲始從之遊今已匝年其憤時嫉俗之氣時露於言論間不可勝記其論污吏之言有曰今世之官吏吾知之矣方其未得時觀其言論風采若甚可愛語默動靜若甚可敬乃一入官常則所為多不可對人言者前夫

齊而後盜跖。若是者何也？蓋其前之所為者，殷浩養譽之故智也；僞也，嗚呼！舉世如斯，政治安得不日壞？國是安得不日非也哉？夫隨波逐浪，常人故態。吾人當有挺然不拔之氣，無為習俗所移。斯可矣。其言論如此，其人品益可知矣。今以袁氏叛逆罪不容誅，先生為大義所迫，出山從軍，用張撻伐。吾知其與彼狃於嘵譖之群，卒致前後判若兩人者，大有徑庭也。行矣，先生！小子不復得啟教澤，然先生所言，小子未嘗敢忘於其行也。誌以贈之，庶博先生之莞爾也夫。

〔評〕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

說文一首贈李君

厲復

李君笙，績學砥行士也。與子弟善，以是諗予。鑽研於古文，執所業而請益焉。曰：「笙，犬馬之齒加長，嗜此不疲。顧弗得其訣，為而弗工。」子其有以益之乎？斂手却步，謙讓不遑已，而累足靜氣思，所以副其意者，爰為之說曰：「文章之道，艱乎難哉！好奇者以平淡為可厭，喜順者以蹇澀為可憊。二說紛焉，人將誰從？噫，是皆不溯古人往訓之過也。夫韓退之之說曰：『陳言務去，憂憂乎難哉！』孫可之之說曰：『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到，到人之所不到。之二說，皆古丈人之所奉為圭臬者也。蓋文以古名，必有以高時而邁俗，擷精而去粕。若與俗浮沉，希一時之譽，棄千載之傳，見有字轍句束，矩步規行者，反斥之曰：『謬矣！可乎不可乎？』故夫運思必邃，抒辭必超，絕俗而合古，負訛而必傳，操觚之士尚可游移歧路，迷其攸歸耶？吾聞山水靈秀，人物英俊，以古文名天下者，若林公綏、吳公曾祺，其最著者也。然二公專精于文事，孜孜數十年，鬚髮頹然白矣。予後生小子，才拙筆禿，顧不自揣，願窮寒衛之力，跋行崎嶇，其或企及二公，未敢以是自絕也。願與君共勉之。」

〔評〕潛氣內轉，醞釀功深。

全國學生成績新文庫卷九

贈言

二

乙編二集

羅是春

新安大好山水，以黃山為著。距余村不百里，高峯峻拔，怪石嵯峨，既難躡躅以登臨，復不能乘輿以睇盼。余少聞人言黃山名勝，甲宇內，思遊者久矣，終不獲償。曩歲，余叔曾偕二三遊侶，連袂登臨，詣文殊院，凡所歷勝境，所覽古蹟，莫不筆之於記。以餉遊客。庚申春，有唐君宅五者，作黃山遊。君歎人曾肄業安徽，立第二師校，年屆弱冠，耳黃山形勝，冠絕新安，其供人記述，動人吟咏者，不一而足。積思成夢想者，屢矣。今偕素心四五，攜山志，訪風景於此。夫黃山之奇，筆難盡述。天都之高，湯地之溫，古松之勁，山瀑之飛，大足令人稱慕。惜唐君斯遊，足跡僅止慈光寺。其他清涼台、九龍瀑、蓮花獅子、及雲海之勝，則未嘗飽覽，亦未能無缺憾也。雖然，唐君不能歷覽羣峯，振衣千仞，而較諸足跡，未涉茅蓬者，則其勝也遠矣。他日唐君歸，出其吟咏以賞余，中有衰身自恨，無能力，遙對天都，愧萬千句。是則非山靈之負君，實君之有負於山靈也。異日秋高氣爽，余當偕一二健侶，躋天都，陟連花，探幽窮，奇極大觀，而無憾。唐君其以為何如？

〔評〕已遊後贈序，亦事之宜。喜其文境通靈，前呼後應，自然勝絕。

贈張君國良序

吾校四年級生將卒業，張君國良每試輒冠其曹。余輒為牛後，然張君不以余為鄙陋，謂吾二人者，今且卒業，自此以往，會晤不可期也。予亦有以贈我乎？余曰：「春不敏，見聞所及，不足以廣君子之意，然亦不敢以譽辭相媚。蓋春之入中校四年，過固多矣。君豈能無過乎？願相督促改之。且余二人，家皆貧窶，出校後，將為謀生計，與社會交接，其無以怙過貽社會笑。受人之指摘曰：『此安徽立第三中學校學生也。』則豈惟君之羞，抑亦春與同級諸君子之羞也。至君平日成績既佳，又能不驕，畢業

羅是春

優列固可標。勗斯以往。其無所失矣。吾子勉之。

質不半直此境良不易到

朱母陳太夫人七十壽序

朱為棟

歲在戊午某月某日。為朱母陳太夫人七秩設帨之辰。其仲嗣濟亟自粵海移節高雷。告假遄歸。將捧觴上壽。我族衆誼應登堂拜母。以申祝嘏禮。乃屬某為之序。竊惟世俗稱壽之文。每鋪張揚厲。臚其平生一節之長。一行之末。而備記之。以致冗慢繁瑣。不堪卒讀。或則敷衍通套。頌揚失實。至有僥幸隸為王侯者。是皆非所以壽我太夫人之言也。蓋具夫盛德懿行者。舉其大節。即足以概其餘。固不待乎標舉瑣細。諛譽過情以為美。百行之原。大孝是也。嘗聞太夫人之事。舅姑也。婉變淑順。深得堂上歡。姑陳太君年高體弱。常服優容。太夫人親自調進。未嘗假手婢媼。數十年如一日。太君嘗曰。汝事我孝。汝後必昌。夫果報之說。雖屬讐言。君子修德。固非邀福。然而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宜乎。太夫人之克昌厥後也。孝經不云乎。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蓋諸侯之孝。太夫人生長奉和。歸於博邑。迺四川大竹縣知縣陳公文湘之女。四川嘉定府知府曉霞公之媳。而歷任德化。高安。豐城。各縣。淳化道員。紹霞公之淑配也。仕宦之榮。一時稱盛。顧太夫人絕無閑閑家習氣。却華飾。親縫紉。淡泊自處。雖一絲一縷之微。未嘗暴殄。主持家政。深得以約守盈之旨。居恒接物待人。無疾聲厲色。遇顛連無告者。哀矜有加。端親之遺喪者。弔問如禮。至若相夫訓子。無時不以讀書積善繼志。述事相易。惴惴焉以不克負荷為虞。其孝思不匱如此。迨諸子仕途奮跡。分道揚鑣。而仲子濟丞更以受知於武鳴陸公。倚畀若股肱。委任如心膂。參贊惟幄。偉績炳然。歷尹鎮南。欽廉粵海。瓊崖諸道。政聲卓著於兩粵。而太夫人已年登耄老矣。安富尊榮。以娛晚景。兢兢

之念。宜可少休。而太夫人綜攬家政。勤勞不輟。如故也。制節謹度。屏除華靡。如故也。謀遯自牧。和惠下人。如故也。覩後嗣之熾昌。家聲之茂大。不曰。鞠育教誨之勞。而惟歸功於祖德也。婦人女子之行。無非無儀。以順為正。而敬謹以事舅姑。則孝矣。若其戰戰兢兢。以保泰持盈。此士夫之所難。而太夫人所以承先業而啟後人者。有如是焉。纏所謂諸侯之孝者。不亦可以當之。無愧耶。夫壽者。酬也。所以酬有德也。太夫人之盛德。若此。則其享遐齡。而膺蕃祉。正未有父也。茲者。設帨期屆。祝嘏筵開。當代之名公鉅卿。相與製錦遙祝。以發潛德。蓋已實至名歸。固不待某之贅述矣。然而比事屬詞義。各有取。爰撫太夫人仁孝之節。慨如此。以為壽。而亦因以風世焉。是為序。

序文儘可用去

送同學赴邦江序

劉大年

古君子之力於學也。不必隨衆人之所趨。非苟求為異而已。將以明體達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也。其少則孜孜兀兀。步矩蹠規。優游於詩書之園。醉飽於道德之庭。以養其心性。究極乎禮經。朝野上下之制度。以至於宗廟鄉黨之節。家人烹飪之瑣事。無不貫穿於胸中。以通其識見。故雖伏處草莽。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皆已親習。而恢恢乎其有餘矣。出而任事。本其平日之所學。察宜而施之。如起居飲食之不待習而後能也。而後動而宜。舉而皆可以為法。由其蓄之者。有素也。豈與夫耳食之徒。竭其心與力。以赴衆人之所好。播為風氣。騰為口說。率天下之人以從之。不務自精。其學者。比哉。自明代以四子書文取士。於是學者以制藝為干祿之具有。清仍之。而其弊彌廣。博為主。言宋學者。以義理為主。各是其是。紛紛藉藉。相爭相競。一二通儒外。幾無人不然。國家强

弱之謂。何生民甯亂之謂。何百餘年來此輩徒拘虛文毫無實用。其腐已達於極端矣。民國鑒之改弦更張。仿造泰西之制度。灌輸歐美之知識。於是易科舉為學校。限以年度。以防其僥倖。教以各科。以求其實用。其設思非不周且密也。十餘年來。莘莘學子。徒驚虛名。服飾必求其時。學術不務其本。稍有所得。趾高氣揚。驕矜之色莫可言喻。其尤者。見國家設施。稍有不當。紛紛相率罷課以救國。一倡百和。率戢戢廢學之人。而使之任事。粗浮舉動。君子有所不忍言也。然以視向之陳腐。則誠去矣。而粗浮之氣。則較陳腐之弊為尤甚。馬以暴易暴。此去彼生。豈在上者之設備。皆不善哉。毋亦學子自趨衆好而不務實事。求是之所致歟。平居既無真學問之可言。出而任事。庸有濟乎。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又言仲由冉求公西華。皆可以從政。聖賢平居為學之大概。蓋可見矣。季君誠篤實君子人也。平居嘗與余談論。謂清之士也。腐今之士也。浮皆不足以為士。吾輩生斯時。不必逐衆人之好。將求古人中庸之行。明體達用。雖不敢必具有至然。亦不可不循是為之。其所言者如此。則其中之所蓄者可知矣。於辛酉之夏。就學邗江第五師範。於其行也。為道古今為士得失。所以他日學業有成。吾知其必能含彼而力此也。

評 文氣雄博辭意俱精

歲暮別同學序

辛酉秋立人入南通代用師範。同學五百人皆青年有志士也。循序漸進。成績卓著。立人忝附班末。得與諸君子切磋琢磨。無如秉性魯鈍。終不能擬諸君子於萬一。自愧亦堪自憐。光陰如箭。日月如梭。曾幾何時。而年假已至矣。夫聚散悲樂。人情之常。臨別贈言。往哲不廢。當此離亭握手。歧路分襟。雖在落落寡合者流。猶不能不黯然魂銷。况與諸君子相處日久。熱忱相感。情誼敦篤。宛然兄弟者。二言質諸好學諸君。以為何如。

評 大有依依不舍之情與題頗稱

送友人旅行杭州序

方拯

杭州夙稱名勝。會萃之區。湖沼幽秀。水木清华。而六橋三竺。尤為擅勝。故中外名人雅士。多往遊焉。今年春本校四年級同學。往遊者二十餘人。夫諸同學今已至四年級。在校求學之期。祇有數月。而杭杭相距數百里。非一二日所可往返。今集二十餘人以往。費又甚鉅。若惟遊覽名勝而已。則此至貴之光陰。與夫有限之金錢。而隨意捨之棄之。殊可惜也。故是行也。其必參觀學校之成績。取彼之長。補我之短。考察山川之形勝。民風之文野。復覽草木鳥獸之形態。農牧之事業。其可以之研究歷史地理。理科等者。豈可勝計。誠若是。則此行也。又曷可少哉。况乎登高作賦。臨墓留題。亦名人雅士所不廢。諸同學皆工詩文。他日歸來。甯無宏篇鉅製以遺我乎。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評 斤斤於遊之不易。迫出所以遊之目的。益見鄭重。是謂意在筆先。

送友往美國留學書

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人固不可以自隘也。况學問之道。日新而月異耶。閩下畢

鄧發唐

業於縣之高等小學。今又畢業於省立中學。在他人視之。以謂足矣。今閣下不自隘小。有志於遊學。美國。吾輩聞之。其欣慰何如耶。他日學問有成。過返祖國。灌輸文明。誘進后學。非閣下之屬。而誰屬。閣下勉乎哉。於閣下之行也。感不絕於余心。聊贈數言。以當陽闌之曲。

〔評〕 尺幅中情文濃至知。非泛為酬應者。

歡迎省委辭狀調查

陳光運

噫。今日何日。非吾校全體歡迎省委費先生之日乎。吾授業諸先生。與全校諸同學。對於今日。應具若何之希望。若何之愉快乎。運不敏。敢以鄙衷陳之。今日之時代。為如何之時代乎。今日之財政與教育。為如何之財政與教育乎。此吾人所當深長思者也。溯自歐漸東來。割地賠款。動以萬計。立約通商。在在失敗。而推厥積弱之源。則以理財無方。教育不普及。為之梗也。故民國唯一之政策。曰。教育普及。曰。清理財政。蓋無財無以興學。無教無以育才。二者具有最密切之關係焉。近者。敝校開辦四載。年級招足。所可慮者。無經費耳。當發起創辦斯校之諸先生。費幾多之金錢。經幾多之困難。一片苦心。育我學生。方今學級招足。又慮經費之不裕。恐難支持。故不得已。我校長不辭勞瘁。親自往省。請求改歸省立。或作代用。今省署特委託先生來此調查成績。生等何勝慶幸。夫吾校之內容。素重精神。而對於形式上。不無缺焉。先生來校二次。當早已知其底蘊。况吾校地址。當淮水之東。水陸交通。揚八屬適中之所。來學者。素稱便利。先生必樂為助之。苟得先生一言。代為上報。得經費以支持吾校。此吾授業諸先生。與全校諸同學。所當希望而愉快者也。然則吾校前途。之關。係其在先生乎。

〔評〕 暢達

全國學生成績

卷九

贈言

五

乙編二集

劉學修

送友人從軍序

友人王君。卓犖不羈。倜儻有大志。居平縱談時局。輒拔劍起舞。慷慨激昂。今年夏。應某巨公之召。往從其軍。於其住也。偕同人觴之。海角亭斯時也。水帶離聲。山榮別緒。咸有戀戀不舍之情。蓋余之於君也。同學數載。判襟一旦。此後鶯鳴庭樹。月落屋梁。誠有難以為懷者。是不能已於言也。某不敢敬以一言為贈。夫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其勗若身。勵若志。奮若剛腕。以底於成乎。夫以吾國今日。內訌迭起。強鄰交侵。民困於倒懸。溺於水火。稍有心時局者。猶惄然興憂。思所以廓清之。整頓之。况吾子愛國憂民。出乎其性也哉。知吾子此去。必有所建樹。非尋常貌。干城心利。祿之為也。若夫縱意放蕩。恣情山水。則又豈今日之宜哉。行賞先卑遠。而後責近。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號令宜肅。馭下宜寬。遇人以恩。接物以誠。則吾子所當勉也。抑尤有進者。沉沉湖漠。卧榻將屬他人。莽莽南荒。扁鏑已非我有。夙念吾子愛國如焚。迴天有術。將來錐驚脫穎。力試新銳。或救大陸於將沉。或拯元元於塗炭。諒亦吾子所有事也。此則余所頌讃。亦即同人所盼望於吾子者。吾子勉旃。

〔評〕 切定送友發揮諄諺。詰誠神理恰合。

全國中學師範國文成績新文庫乙編

## 序跋類

衛生月刊緣起

俞曉夫

世人莫不知學問道德之重要也。百城坐擁，稽考古今，若是者何也？無非求學問之深邃也。講道說仁，敦品立行，若是者何也？無非欲道德之高尚也。學問道德固重要也，而不知更有甚於學問道德者，則衛生是矣。大學問貴乎致用，道德在於實行，有強壯之體魄，而後有健全之精神，有健全之精神，而後能當偉大之事業。世有學問鴻博之人，往往以專心求學而忘身體之營養，及學就以羸弱得疾而夭卒者有之。又有道德高深之士，日日惟注意德業，而忽身體之保護，及德成以外物戕害而殞命者有之。是皆竭全身之精力，費半生之心血，潛修學問，琢磨道德其結果，歸於泡幻，豈不令人深歎息耶？然欲營養其身體，保護其身體，得強壯之體魄，有健全之精神，舍衛生未由此本校校友會衛生科之所以設立焉。然衛生有衛生之道，而其道不一飲食有節，起居有時，潔其衣服，適其寒暄，此衛生之道也。沐浴宜勤，灑掃勿間，唾涕有所運動，合度亦衛生之道也。其餘如呼吸空氣，靜坐安神，一事一物，一舉一動，凡有益於身心而補裨於精力，防外界之侵害，作身體之保障者，亦無往而非衛生之道也。蓋人身體之得病，與夫疫癟之橫行，一朝猝發，生命危急，蔓延傳染，死亡相繼，胥由漸而入，至根深蒂固，欲救而無可救矣。吾輩青年，正發育成人之際，攻錯潛修之時，躋躋一堂，互相砥礪，亦知進德修業之外，尤當注重衛生，勿以害小而為之，勿以利小而不為，不預防於未

生成績新文庫

卷十

序跋

一

二集

然必貽患於日後，苟能力懲已往之失，增進未來之福，共同研究，互相討論，得衛生之要道，以裨益於身心，躬行實踐，以臻於善，斯不負本刊發行之微旨也。爰綴數語，以誌其緣起，如此原鄉俞曉夫謹述。

清順醒目文筆不苟

民國殉難諸烈士傳叙

朱汝佳

嗚呼！殺身成仁，非烈士所優為歟！當中原板蕩之日，士夫逢時媚主，忍置民生甚或假威肆虐，異己者，則鋤之，箝制怨謗者之口，而摧殘俠義之人。一若暴君專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致吾神州元氣，斷喪無餘，夷敵熾張，民權日剝，天下盡牛馬而任驅勒，莫可告勞，不知專制者天下至不仁之政，在見義勇為一人倡義，鼓一分之民氣，甦一息之國魂，若斯人之傳者，不大可欽也哉？滿洲入帝中華，氣節之士，義不帝秦，興師抗命，彪炳若史闕，鄭成功屢仆屢起，卒殉難以盡其忠國之忱，甯以一身繫宗社之存亡，不肯低首下心，回其光復之志，作亡國奴以貽羞千古，此其一死以作國民之氣，鼓吹後人，志可嘉，事何烈耶？乃越二百年，果得諸烈士踵起，以繼其志，一腔義憤，萬斛雄心，痛腥羣凶，難尤多，機洩喪元，敵加流血，死而姓名湮沒不張者，不乏其人，夫時勢為英雄所造，原無限於勢位，惟此固謀協志，再接再厲之毅力，足以寒胡虜之膽，而示民氣之剛，雖專制有所不能，抑虜誠有所不能禁也，彼為明清而殉難者，既有傳矣，則此後國諸烈士為民國創造之元勳者，可無傳乎？

是為序。

評 橫屬之氣咄咄逼人可謂文與事稱

題崖山圖

周濂清

於楊易齋先生廢簏中。得國粹學報一冊。視之乃山水人物畫美術品暨博物圖爾。細玩之。愛其精工。獨有一幅海水蒼茫。山色蕭瑟。坎窔大石。突起海水中。極山險兀怪之狀者。崖山圖也。披閱之下。慨然想見當年。夫丞相陸忠貞公。豈獨昧於大勢之一去。不知此無濟於事哉。而欲負帝踰海而南。苟存一縷之嗣於烟瘴之鄉。以圖死灰之復燃。遭風而沉。雖曰天命而其志亦良苦矣。哉古者忠臣義士之所為。不避險拙而趨巧安。不憚於勢物之利害亦不固於天命之予奪。伏萬古凜然不可汨沒。之義氣。雖焚骨碎身亦有所不顧者矣。而論者責其無補而輕於死充其說也。將萬古無忠節之人乎。且亦見其自比於奸邪設淫辭以啟後世。臣妾敵虜。屈膝兩朝之徒。俾有藉口也。豈不謬甚矣哉。畫類題有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沈此石下十餘字。因感而書。此民國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夜慶雲周濂清。

周濂清

評

其氣雄直昌黎所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文境有焉

說益智圖

王錫思

益智圖者。以木片制成。都方圓三角一十有五。其厚約分許。寬僅寸餘。另有一書。編圖各物之形。玩之者。手具目圖。即成種種狀態。樂靡極焉。以其能通人智慧。而開人之心。遂名曰益智。吾嘗於友人許。見案上有此物。欣欣然玩之。竟全圖。苦無一成者。乃請於友。友曰。是玩物也。當心平氣靜。志一圖。即專意治之。始可有成。若以為容易而輕率視之。隨手位置。其卒於無成也。必矣。吾為之一笑罷去。

新文庫

卷十

序跋

因思夫玩具且必專精。况為學乎。惑而作益智圖。說以自懺云。

評

靈動自在恰到好處

姜君渭溪醒世軒文集序

王寶峰

夫有泰岱英鬱之靈。而後誕生明哲。有日月星辰之繫。而後煥發文章。是以滄海橫流。麟經乃作。山川偏歷。腐史繼成。此文人學士。身丁叔世。有挽世之心。而亦發為救世之言者。古今固然也。余同窗友姜君渭溪。殆亦斯人之徒與。姜子敏而好學。幼有大志。讀書之暇。輒撫膺謂余曰。世風異古。道德淪亡。誰振尼山之鐸。而拯末俗之頽哉。吾聞之。竊欣然自喜。喜其嫉世之烈。必將有以挽之也。去年冬。乃搜集橐篋文稿。得數百篇。擇而編之。持以示余。視其文。皆有功世道人心之文也。署曰。醒。此世軒文集。顧名思義。洵為醒世之津梁矣。噫嘻。姜子非善為文者也。此數百篇之作。曷足以盡姜子之之。大哉。然末俗之頽。有是編而拯救之。固綽乎其有餘裕也。夫自科舉興。學校廢。儒林士子以盡經史。為取爵祿之計。讀聖賢之言。而日越乎常軌者。何歟。蓋熟誦其言。而不能躬行實踐者。比比也。清之季。世科舉廢。學校興。是時也。承積重難。反之。餘吾子獨戚戚然憂之。久有挽世之心。歷多年。乃有是編。之作。觀其指人羣以綱常道德之南針。而益歎其憂世之心切也。謹為之序。以表吾子之志。云耳。文俚不計焉。

評 就作者之苦衷切實發揮。比事屬詞。洵為通儒之論。

戴貽盒詩序

貽盒以溫文渾厚之才。為白嶽山莊之逸。驗今考古。有則有條。援筆成文。不支不蔓。寫景則畫藏詩裡。片片烟波。咏物則珠落盤中。類類貫串。或懷古而華鼎淵源。都超象外。或感時而華夷事蹟。盡入文俚。不計焉。

程瑞謙

胸中并因求德求才。乃與半師半友。且也淪若論古。導我諄諄。載酒聯吟。知君落落。相識風塵。非偶然矣。乃復深自韜晦。無意顯榮。池邊垂釣。竹外吟詩。願得閒身。藉供韻事。今者拋來。唼唼集成珠玉。之篇。翹企山林。羣聽和賡。之曲。遺詞命意。洵足。散放扶偏。中原一綸之精華。處士十年之辛苦。回環展誦。齒頰留香。恭緩小言。聊申景慕。妄以雕蟲小技。強化騷人才。盡之文不避貽笑。大方亂補良友。詩前之白。

評 葆致輕倩局度渾成

王君峭巖湘中草詩序

姜寅

余幼時好讀地理。審知湘省之南。有五嶺之山。綿亘數萬里。巖壑深邃。其有洞庭之湖。為五湖名勝之一。每當風日晴麗。光耀萬頃。帆檣如織。中有衡山之脈。七十二峯。聳立雲表。風景既佳。古蹟尤夥。竊不禁私心慕之。今年秋。余友王君峭巖。授余湘中詩草一卷。中有五七言雜詩若干首。余受而讀之。而為之三歎也。蓋峭巖自春徂秋。徧遊湘中全省。風景古蹟。收覽無遺。而其詩之雄壯。逸麗。固已借遊而益工也。其車轍馬跡之所及。或入湘鄉。或至長沙。則感及洪楊之亂。生民塗炭而平之者。有人。又武漢起義。長沙獨先。然後各省響應。則地勢為之而沿途戈頭矢鏃。陰燭遺骼。往往雜出。於荒烟蔓草間。見之多蒼涼壯烈。故詠其事者亦多有悽愴蕭瑟之音。又或謁二妃之墓。田訪桃源之舊址。則感及美人黃土。仙子銷沉。因懷古之情。亦傍徨而躊躇。至若涉洞庭。泛瀟湘。游深山。登高峯。森森蒼鬱。溪澗迴亘。則念及山谷邱陵。滄桑多變。詠其事者。則多幽悄而深長。嗟乎。峭巖先生所作之工。蓋自是而後。以加矣。僕生也晚。每欲致力於詩。然以弇陋之姿。欲追隨於後塵。不可得也。

文筆幽峭而清暢。是善學清初侯汪諸大家者。

吾校何為而創本刊乎。以其有益於學生者也。學生肄業群科。各本其性所好者。而殫精研究。容有獨得之神祕。本刊即為學生發表此種神秘之機關。此可以促學生個性之發達者。其益一。國文科作法。有定題焉。以束縛學生意志。不免有偏枯之病。本刊則任其自由。製題自由。投稿各抒所見。此可以救國文作法之偏枯者。其益二。萃一校之精華。於凡幅可以資觀摩。其益三。陳學生之佳作。於衆前。可以鼓興趣。其益四。有此四益。於是乎。本刊出焉。

評 落筆灑然一空依傍

寒江獨釣圖跋

葛居震

寒江獨釣圖。吾友恨天生所作。本柳宗元江雪詩意。蓋傷晚近世也。圖中蕭條寒江。一老翁兀坐獨釣。滿天風雪。凝凍無覓。山絕鳥飛。徑無人影。獨夜鴉泣於夜渚。野樹老於幽谷耳。而江寒魚伏。欲釣何由。其別有懷抱哉。僕也。花落筆端。江郎才盡。時難蒿目。平予愁生。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感。當斯世。撫斯圖。不禁慄然憂悽然。歎惻然。悲泫然。泣矣。嗟乎。世變何常。人情莫測。天荒地老。只一漁翁。有心不可悲哉。爰書之。卷尾。

評 咏嘆出之筆情瀟灑

題關壯繆圖

周文在

右圖一幅。赤毛高身。奮鬚奔蹄者。為赤兔馬。長柄濶面。望之生畏者。為青龍刀。左攬轡。右提刀。紅面丹唇。蠶眉鳳眼。美髯垂胸。挺身怒目。氣宇軒昂。而乘於馬上者。關公雲長也。考公生於漢末。時奸臣當道。盜賊蜂起。羣雄割據。互相殺伐。公獨與劉公玄德。張公翼德。以肅清朝廷為志。遂起兵百戰百